

第十屆費城華埠中秋節聯歡會

我在美國出生，在美國長大，在1979年以前從沒離開過美國。1979年我大學畢業，決定去香港教書生活。1979年10月6號，我經歷了一件改變我一生的事。那是香港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在費城的時候，我從來不知道中秋節是什麼。我小時候知道如果我父母一年中只要時間去中國城，他們就會在那一年某個晚上拿出一個幾磅重的粉色紙盒，盒子裡有四塊很重的餅，是用豆沙和蓮子的混合物做成的。父母會充滿感情地把餅拿出來，切好來分給我們。我們小孩子就會衝著這奇怪的食物撇嘴，擠鼻子，皺眉頭。然後試探性地嘗一點這珍貴的餅，就跑去看電視或者在附近的街上玩。我從沒想過我們跑出廚房後父母會談論些什麼，我也從來沒想過為什麼父母會那麼珍視這四塊餅。

在去香港之前，中秋節對我來說只是這一點記憶。這是一個我父母向我們這四個成為美國人的孩子所灌輸的陌生習俗。又是一個我們迫不及待想跑開出去玩，而父母卻很想家的時候。這一天並沒什麼特殊的意義，我們照常上學，父母照例工作，沒有慶祝活動，只是很普通的一天。

1979年10月6日在香港的時候，我寄宿在Wanchai的家裡，保姆整天都在打掃房子，準備宴席；那家的哥哥周子明，用幾小時很耐心地跟我講解中國文化。我對中國傳統和文化的一無所知讓他難以置信，因為對他來說這些是作為中國人應該知道的最基本的東西。他告訴我：“今晚你會看到很漂亮的東西。這個節日是最有意思的。新年當然很特別，但中秋節真的很重要。”我很傻地點頭。

那天晚上，周家聚在一起看保姆操辦沒完沒了的中秋節拜祭祖先必需的儀式。然後我們都在那間10x10英尺大的臥室，又是餐廳和客廳的屋子裡，擠在一張小折疊桌子周圍。保姆做了很多菜。雞，魚，豬肉，牛肉-各種肉菜。有幹棗的湯。蔬菜和大量的新鮮水果。當然還有月餅。除了周子明父母，兩個兄弟，兩個姐妹之外，他的叔叔來這裡和我們一同過節。我們9個人歡欣地享受美食。吃過飯候，我們很快地收拾桌子碗筷，蜂擁著到巷子裡找我們喜歡的香港中秋節慶祝的地方。周子明和我跳上了去維多利亞公園的電車。

街上很擁擠，我們下了電車，我看到了讓我想墮入情網的景色。在我面前幾百個家庭坐在公園裡等待月亮在天空中升起。孩子們提著點亮的燈籠到處跑。每個家庭都為自己用一排排蠟燭圈出一小塊區域。有很柔和的音樂作背景。小販在賣燈籠和零食。很平和，很喜慶，家庭的感覺很很甜蜜溫馨。我們在公園裡漫步了幾小時，看孩子玩，把我們自己的燈籠舉得很高。周子明說：“但是我們現在得去山頂。”我們坐上去山頂的擁擠的公共汽車，那座山位於香港市中心。人們提著燈籠沿著山路向山頂行進，山路上燈火通明。月亮高高地掛在空中，很大很圓。我們下了車，跟著歡慶的人群沿著山路圍繞著山行走。那時我才意識到這之前我錯過了什麼，也終於理解了當父母在我們的小廚房裡切餅來分發給我們時，他們為什麼那麼小心翼翼。當周子明第一次牽我的手的時候，我又一次墜入愛河了。

1996年夏天，亞裔聯合會的3位中國城委員帶著唐人街青少年移民出去野餐。當大家坐在Schuylkill岸上的樹蔭下時，那些青年人談論他們的思鄉之情，特別是中國城的老年人。他們的年齡在12歲到16歲之間，他們意識到想家儘管很痛苦，但對年長的人來說更痛苦。他們最想家的時候是中國傳統的春節和中秋節。從這個安靜的談話中，在費城中國城舉辦中秋節聯歡會的想法逐漸孕育成熟。

亞裔聯合會總是把藝術和文化作品當作在我們的團體中引起社會性改革的基本方式。民間藝術特別能成為一個引起社會性改革的催化劑，它能聯合所有爭取社會公平的政治鬥爭的能力，有深刻的文化內涵，能夠與心靈和精神對話。我們知道和這些青年一起在唐人街舉辦中秋節聯歡會不僅是文化需要，而且為提高中國城社區的基本人權和文化而服務。

中國城經常被城市立法者看成餐飲和旅遊地區，而不是居住區。強大的商業利益束縛了中國城的發展，阻礙了社區保持自己文化的能力：有限的空間能讓我們聚集在一起來享受傳統藝術。我們深深地意識到這一點，我們開始重新制定聯歡會，來為社區成員的心裡重新建立家的感覺。

年輕人決定排演一部改編自中秋節的民間傳說的戲劇，但很多人都不清楚這個故事，他們對嫦娥的故事只有模糊的記憶，為了想起這個故事，很多人在大腦裡把不同的民間故事編織在一起。我是“竹升”是粵語在美國出生的中國人的說法。字面意思是空的竹子，暗含我們有中國人的外表，卻沒有內涵--中國人的心靈和精神。作為一個“竹升”，我對回想這個故事沒幫上多少忙。經過在圖書館查閱資料，我們有了兩個版本的故事，“在外面的孩子就不會忘記我們所演的故事，”年輕人自己選了第一屆聯歡會的主題：“向長者致敬”。他們用了兩個月時間組織，做燈籠，準備戲劇的場景和安排其他的表演。其中的一項是中國城年長者太極隊的表演。他們想可能有一百人來看聯歡會，但是不知道誰會來參加。

10年前那個涼爽的秋夜，超過450人來參加第一屆聯歡會。去年參加者超過5000人。如今，當我們準備第十屆聯歡會時，當時參加第一屆聯歡會的年輕人已經長大成人，負上家庭的責任。他們已成家立業，已經有孩子了。然而，我們每年還是依賴超過百名年輕人的熱心精神來讓聯歡會能延續下去。去年，當我見到有意為聯歡會工作的年輕人時，我問：“誰記得何時中國城沒有中秋節聯歡會？”沒有一個人舉手，讓我很震驚。只是短短十年，在我們社區成長的孩子期待這個聯歡會，相信聯歡會一直在這舉行，知道中秋節是對我們家庭和社區是很重要的節日。

籌備小組一直在不懈地尋找讓年輕人接受民族舞蹈和民族傳統歌曲的途徑。藉著聯歡會的慶祝，使手工藝和技藝獲得發展，同時還成為了解傳統的媒介。

9月17日亞裔聯合會將在中國城主辦第十屆中秋節聯歡會，我的孩子和其他來參加的人會再一次聽到關於嫦娥和後羿的故事。他們不會再把月餅當作又奇怪又重的紙盒裡的餅，而是當作一年一次的特別款待。他們會點亮燈籠，和他們的朋友沿著中國城的街道跑跳。他們會建立對聯結中國幾千年文化精神所帶來的記憶。今年在滿月下，我會帶著感傷和希望來賞月。因為今年是27年中第一次沒有丈夫陪伴

我共度中秋節。他已經帶著我們3歲的女兒回香港看她的奶奶，和他們一起過節。在我們第一次約會的26周年紀念日，我會看著月亮，想著我所愛的人，是他讓這個美好的傳統不僅對我，而且對費城的下一代中國人很重要，否則他們很可能即使到長大成人也不知道這一天在傳統中意味著什麼。我會看著圓圓的月亮，思念我在世界另一端的家人，我會再一次墜入愛河。

--魏忠美